敦煌祭文疑難字詞校考[[1]](#endnote-1)\*

張小豔

敦煌遺書中保留有一百餘件祭文，前賢已對其作了較爲全備、詳實的整理[[2]](#endnote-2)，爲學界的利用提供了較大的便利。筆者曾對敦煌文獻中所存祭文寫本做過搜輯校録。近日，將自己的録文與前賢的整理本對讀並覆核圖版時，發現其中有些字面生澀、難以辨識的文字或字面普通、不易理解的詞語，參閲前賢的論著後，有的能獲得確解，有的仍闕疑如故。本文即嘗試對其中九篇祭文裏的十二則疑難字詞進行校考。不妥之處，祈請讀者正之。

一、彭 幽****

P.2614V7《癸卯年十二月廿三日妹祭兄文》：“伏（惟）靈孔懷令淑，志節貞純。將彭之壽年，三朝之命極……手足偏折，悲悼何陳。一歸（泉）户，六（？）日相因。送入幽，鬼作（？）冥魂。”（《法藏》16/267A）[[3]](#endnote-3)

按：“”與“”，《校注》（780）分别作“祺”和“（埃）”，注云：“”不載於字書，疑爲“埃”的聲旁替换俗字；《輯注》（523）作“聃”和“懷”（？）。從字形看，“”爲“”的手寫，在句中與“彭”連言作“彭”，故此頗疑“”當是“祖”的增筆異寫。敦煌寫本中，“且”或“且”旁手寫或增筆作“”形，如BD3024（北8437，雲24）《八相變》：“今日光西下，座（坐）久延時。”（《國藏》41/136）S.6417《社邑文》：“行香供人等，十善具備，百福莊嚴。”（《英藏》11/45）P.3276V《文樣·社邑印沙佛文》：“主人合家大沙（小）俱蒙清浄之因，七靈魂並獲無壃（疆）之福。”（《法藏》22/359B）其中的截圖字分别爲“且”“助”“祖”的增筆異寫。末例中“”與上揭祭文中“”的構形全同，可證“”爲“祖”字無疑。由是可知，“彭”即“彭祖”，爲古代傳説中善養生的長壽者。

“”，其形確似“”，《校注》疑其爲“埃”的换聲旁俗體，然缺實證，恐難服人。竊疑其字當是“壤”之俗訛，“襄”“衰”二旁俗書多相亂，如S.2832《文樣·三周》：“想尊顔而益遠，痛幽之逾深。”（《英藏》4/238）[[4]](#endnote-4)，句中截圖字爲“”的手寫，從文義看則當是“壤”之俗訛。“衰”與“哀”形近易混，如P.2044V《釋門文範》：“覩三才之成敗，知萬物之盛。”（《法藏》3/132B）例中截圖字確是“哀”字，但却爲“衰”之形訛。由此看來，“”極有可能爲“壤”的俗寫形訛。從詞義看，“幽壤”爲詞，指地下、陰間，習見於敦煌祭文、願文及邈真讚。如P.5000《歲次癸巳女婿張志豐祭丈母馮氏文》：“門庭稱苦，淚下如泉。送歸幽壤，無時再言。”（《法藏》34/1A）P.2497《文樣·通亡》：“所冀克保大年，永光家族，而乃臻下壽，遽歸幽壤。”（《法藏》14/331B）S.1441V《文樣·爲亡人追福文》：“孝等懷恩罔極，禮制有期，茅苫欲除，繐帳將卷。想恩顔而益遠，痛幽壤之逾深。”（《英藏》3/46）S.5573《文樣·臨壙文》：“然今亡者受（壽）盡今生，形隨物化，舍（捨）兹白日，掩（奄）就黄泉，體逐時遷，魂歸幽壤。”（《英藏》8/60B）P.2482《唐故河西歸義軍節度使內親從都頭陰善雄墓誌銘并序》：“方欲分憂助理，永静邊塵。奈河（何）奄棄明時，魂沉幽壤。”（《法藏》14/249A）皆其例。

綜上可知，前揭祭文中的“”與“”，當分别録校作“（祖）”與“（壤）”。詞義上，“彭祖”爲古代傳説中的長壽者；“幽壤”指地下、陰間，習見於敦煌文獻。

二、****範 無

P.3213V《壬辰年二月廿四日阿夷師正智祭外甥尼勝妙律師文》：“惟靈幻（幼）懷聰慧，範清貞。鵝珠皎浄，七聚偏精。四依無****，八敬逾明。”（《法藏》22/178B）

按：“”與“****”，《校注》（797）録作“美”與“”；楊文（164—165）録校作“義（儀）”與“（乖？）”；《輯注》（535）録作“業”與“□（敘？）”。從字形看，“”當是“柔”的俗訛。“柔”上部所從“矛”，俗寫或省作“”形，如隋大業四年（608）《任軌墓誌》：“夫人乃操履温潤，器調明。”[[5]](#endnote-5)浙敦27《大智度論》卷九十：“四者手足濡，勝餘身分。”（《浙藏》114B）[[6]](#endnote-6)“”就是由這種寫法的“柔”小變而來。詞義上，“柔”者，順也，謂温順、和順，乃婦德之一。《文選·張華〈女史箴〉》：“婦德尚柔，含章貞吉。”[[7]](#endnote-7)故“柔範”義同“閫範” “閨範”，指婦女應遵守的規範[[8]](#endnote-8)。如《梁書·高祖郗皇后傳》：“先皇后應祥月德，比載坤靈，柔範陰化，儀形自遠。”[[9]](#endnote-9)唐不空《賀册皇后張氏表》：“伏惟皇后德彰[柔](file:///C:\\Users\\admin\\AppData\\Local\\Temp\\cbrtmp_sutra_&T=2198&B=T&V=52&S=2120&J=1&P=&30083.htm" \l "0_0)[範](file:///C:\Users\admin\AppData\Local\Temp\cbrtmp_sutra_&T=2198&B=T&V=52&S=2120&J=1&P=&30083.htm#0_0)，功佐春闈，望雲氣而知歸，臨戎軒而推轂。”（《大正藏》52/828C17—18）[[10]](#endnote-10)P.3518V《齋文·亡母文》：“母儀騰秀，蕙問馳方（芳）；柔範自居，風姿㛡（婉）淑。”（《法藏》25/137A）皆其例。

“****”係“缺”之俗訛。其字右部爲“夬”的手寫，左部爲“垂”的俗寫形訛。“缺”字俗書“缶”旁或作“垂”形，如北周《華嶽廟碑》：“樹亦往往殘。”[[11]](#endnote-11)S.189《老子道德經》：“大成若，其用不弊。”（《英藏》1/70B）[[12]](#endnote-12)唐慧琳《一切經音義》（下文簡稱《音義》）卷七《大般若波羅蜜多經》第五百四十七卷音義“空缺”條：“下傾悦反……《説文》云：器破也。《蒼頡篇》云：缺，虧也。從缶、夬聲也。或從垂作，通用。”（《中華藏》57/525A）[[13]](#endnote-13)P.2366A《洞淵神呪經》卷十：“出得爲人，六情不具，癡聾瘖噁（啞），加復癭頹，盲眼決脣，耳踵留，背折（膂）屈，唐面跛脚，無手無足。”（《法藏》13/11A）上引四例中的截圖字皆“缺”之俗字，後三形右旁所從“”形，末筆仍保留着“缶”旁下部象器形的“凵”（兩豎筆寫得較短）。這種寫法的“缶（）”，手寫時其中豎或拉長伸出“凵”下横筆之外，變得與“乘”之俗字“乗”形近。如五代可洪《新集藏經音義隨函録》（下文簡稱《音義》）卷二四《衆經目録》第七卷音義：“索，上所革反，下苦夫（穴）反。”（《中華藏》60/322C）此條詞目源出的經文爲“求遺索缺”（《大正藏》55/148C25），可證“”即“缺”之俗訛。上揭敦煌祭文中的“****”與“”形似，其字亦“缺”之俗訛。“無缺”謂圓滿、没有欠缺。

由上可知，“”與“****”當録作“柔”與“缺”，其所在文句“柔範清貞”和“四依無缺”，乃稱頌尼勝妙婦德清白堅貞，戒行圓滿，無有欠缺，言其修道持戒皆能遵循四依之法（謂依糞掃衣、依乞食、依樹下坐、依殘棄藥等）。

三、戒****

P.3213V《徒衆綜幽、法濬等祭沙彌惟英文》：“惟歲次庚寅十一月朔十一日，當寺徒衆綜幽、法濬等以香藥之奠，祭彼沙彌惟英之靈。念汝年當應法，未濁戒。志行純素，受學殷懃。能精經戒，歷夏過春。將謂後代傳法，遍布慈雲；何少年之殞逝，使親戚兮悲辛。寺宇悽愴，汝（？）伴悲分。送終白雪，霜結凝椿。寒苦霧，水凍龍門。祭汝郊墎（郭），蹔來就因（茵）。尚饗。”（《法藏》22/179B）

按：“”，《校注》（798）作“偉”，並將相關文句斷作：“念汝當年，應法未濁。戒偉志行，純素受學。殷懃能精，經戒歷夏遇春。”《輯注》（536）録校作“愇（律）”。從字形看，其字左部的豎筆當是“氵”的草寫連筆，與之相鄰的前句“念汝年當應法”的“汝”即寫作“”，可以比參；其右部所從既可能是“韋”，亦可能是“聿”。就押韻論，“”正處於韻字的位置，文中同押之字主要有“懃（欣）、春（諄）、雲（文）、辛（真）、分（文）、椿（諄）、門（魂）、因（真）”，皆屬臻攝的真、諄、文、欣、魂韻。若是“韋”，即“湋”字，屬“微”韻，則失韻矣；若是“聿”，爲“津”字，屬“真”韻，正與上述韻字相諧。且“戒津”爲詞，敦煌文獻及傳世典籍中不乏其例。如P.4911《齋願文》：“今此齋者，即爲弟子厶甲次當方等之供也。沙彌厶甲宿鍾道分，幸預法衣，再沐提（摯-挈），得入方等，期超苦海，將涉戒津。”（《法藏》33/262）例言憑“戒津”以超渡“苦海”。又如宋贊寧《宋高僧傳》卷七《後唐洛陽長水令諲傳》：“幼而履操，迴求出俗，得本邑之師，授《浄名經》。年既應法，乃納[戒津](file:///C:\Users\admin\AppData\Local\Temp\cbrtmp_sutra_&T=2139&B=T&V=50&S=2061&J=7&P=&23048.htm#0_0)，大小乘教兼而學之。”[[14]](#endnote-14)又卷十五《唐京師安國寺如浄傳》：“釋如浄，不詳何許人也。甫參法位，當納戒津，明練毗尼，砥礪名節。”（365）卷十六《梁蘇州破山興福寺彦偁傳》：“釋彦偁，姓龔氏，吴郡常熟人也。揭厲戒津，錙銖塵務，勤求師範，唯善是從。”（398）首例中“戒津”，或謂不辭，疑當作“戒律”；“納戒”即受戒，佛教稱十四至十九歲的沙彌爲應法沙彌，引文言令諲到了受沙彌戒的年齡，故“戒津”當是“戒律”之訛[[15]](#endnote-15)。從上舉文例看，“戒津”在唐末宋初的文獻中較爲常見，尤其是上揭敦煌祭文例中“津”恰爲韻字，可證“津”非“律”之誤。那麽，“戒津”爲何意呢？

竊以爲“戒津”就是“戒”，謂之“津”乃比喻説法。“津”本指渡口，引申可指根本途徑。佛教修行中最重“戒”，且佛家講經説法多用比喻，譬如將塵世喻爲“苦海”，把“戒”比作救拔衆生出離生死苦海、抵達涅槃彼岸的“津要”或“津梁”。如中村18《律抄》：“夫戒律之典，良由郡（群）惑起患，除戒無以息其非。……戒具萬行之津要，摧魔之勝幢……大聖所以使出家之人先學戒者何？良以戒是生死足導資糧，漂流船栰，運澀行人從此到彼，莫不由戒。大聖典（興）世度人，得戒乃可無量。”（《中村》上/103B）P.4522《受八關齋戒文》：“夫受戒者，是成佛之源，斷惡修善之本……佛告阿難：‘……汝等一切衆生應以波羅提木叉爲汝之師，如我在世，等無有異……所以然者，戒是菩提之根牙，亦是功德之寶瓶，一切善法依戒增長，一切功德因戒滿足。’……故知戒者能開發宿世善根，於生死嶮道之中，戒爲資糧；大黑闇中，戒爲明燈；大悕（怖）畏處，戒爲伴侣；登涅槃山，戒爲梯橙（蹬）。是故行者欲求出離生死欲，覓人天勝福，必須以戒爲根本。”（《法藏》31/314B—315A）上圖16《歡喜國王緣》：“浮生難長久，生來死去忙。争如天上福，快樂是尋常……若求生去者，八戒是津糧（梁）。”（《上圖》1/124B）正因爲“戒”是佛教修行者渡越生死、修成正果之“津要”“津梁”，人們遂以“戒津”來喻稱“戒”，藉此突顯它在佛教修行中的關鍵作用。

前揭五例中，“戒津”皆爲名詞，分别充當“濁”“涉”“納”“揭厲”的賓語。詞義上，“涉”“揭厲”均指“渡越”，“納”表“受”；“濁”字於義不諧，當是“濯”之音借。“濁”“濯”《廣韻》皆音直角切，音同可通。如P.2418《父母恩重經講經文》：“一頭洗濁穢污，一伴（畔）又餵飼女男。”（《法藏》13/306B）又S.3491V《破魔變》：“下山欲久（救）衆生苦，洗濁垢膩在熙連。”（《英藏》5/108）其中“濁”皆爲“濯”的同音借字。“濯”可指清洗、滌除（心垢），如東晉佛陀跋陀羅譯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卷五九：“菩提心者，則爲浄水，[洗濯](file:///C:\Users\admin\AppData\Local\Temp\cbrtmp_sutra_&T=288&B=T&V=09&S=0278&J=59&P=&425214.htm#0_2)一切煩惱垢故。”（《大正藏》9/755B23—24）唐義浄譯《金光明最勝王經》卷二：“我有煩惱障，及以諸報業，願以大悲水，[洗濯](file:///C:\Users\admin\AppData\Local\Temp\cbrtmp_sutra_&T=682&B=T&V=16&S=0665&J=2&P=&425220.htm#0_0)令清浄。”（《大正藏》29/456B29—456C1）“濯戒”謂通過“戒”的洗滌來消除垢鄣、煩惱，令心清浄，文獻中或用以稱“受戒”。如唐光化三年（900）《皇化寺齊章法師墓誌銘并序》：“（法師）幼踐釋門，迥握樞闑。登年濯戒，遊詣京華。”[[16]](#endnote-16)《宋高僧傳》卷三十《晉宣州自新傳》：“釋自新，姓孫氏，臨淄人也。[濯](file:///C:\\Users\\admin\\AppData\\Local\\Temp\\cbrtmp_sutra_&T=2139&B=T&V=50&S=2061&J=30&P=&690047.htm" \l "0_0)[戒](file:///C:\Users\admin\AppData\Local\Temp\cbrtmp_sutra_&T=2139&B=T&V=50&S=2061&J=30&P=&690047.htm#0_0)尋師，曾無懈廢。”（754）是其例。“濯戒”也稱“濯戒津”，如S.4361《沙彌五德十數》：“（某乙等）一心暮（慕）道，割愛辭親，投佛出家，供養三寶；但以年耻（齒）有缺，未濯戒津，清浄僧倫，莫霑其位。”（《英藏》6/44）言因年歲不夠，尚未受具足戒（指年滿二十歲的比丘、比丘尼所受戒品）。與“濯戒津”結構近似的表達還有“沐戒海”，如清讀體《毗尼作持續釋序》：“所冀同志諸仁知止作、明是非，臨事稱量，應爲當爲，共[沐](file:///C:\\Users\\admin\\AppData\\Local\\Temp\\cbrtmp_sutra_&T=480&B=X&V=41&S=0730&J=1&P=&55120.htm" \l "0_0)[戒](file:///C:\Users\admin\AppData\Local\Temp\cbrtmp_sutra_&T=480&B=X&V=41&S=0730&J=1&P=&55120.htm#0_0)海而盡浣凡心，俱踐道階而紹繼聖種。”[[17]](#endnote-17)言在戒海中沐浴、滌除心垢。由此可見，前揭祭文例中“年當應法，未濁戒津”句，是説惟英年齡恰當沙彌之位（佛教稱十四至十九歲的出家男子爲“應法沙彌”），還未受具足戒。“濁”這一用法還見於P.2450V《釋門文範·祭文》：“童稚之年，披緇落髮。精心懇志，威儀無差。遇佛日沖融，得濁戒品。”（《法藏》14/100B）例言因佛法興盛而得以受戒，其中“濁”亦“濯”之借。因此，“納戒津”與“濁（濯）戒津”“涉戒津”“揭厲戒津”均喻指受戒。

四、恩****

P.3214《己巳年八月十一日弟安文和祭師兄文》：“伏惟靈自歸釋教，戒月周圓。剛柔在室，頓棄煩暄（喧）。鍊心慕道，與世超先。親中憮（撫）卹，九族恩。寺內花萼，治理兼全。將謂受（壽）同法寶，海岳同年。何兮逝逼，奄謝九泉。思之哽噎，泣淚潺然。今生一别，再會無緣。郊佐（左）單酌，請來降延（筵）。”（《法藏》22/180A）

按：“”，趙文（299）録校爲“恰（洽）”，《校注》（799）、《輯注》（537—538）同，前書注云：“恰，同‘洽’。融洽，和睦。”後書釋曰：恰，當爲“洽”。段玉裁《説文解字注·水部》：“洽，霑也。《大雅》‘民之洽也’傳曰：‘洽，合也。’”就字形看，“”确是“恰”之手寫，但“恰”字不合韻。上引祭文中，“恰”正處於韻脚，與之同押的韻字依次爲“圓（仙）、暄（元）、先（先）、全（仙）、年（先）、泉（仙）、然（仙）、緣（仙）、延（仙）”，“先”“仙”二韻《廣韻》同用，“元”“先、仙”皆屬山攝，可以通押；唯“恰”屬咸攝“洽”韻，與“元、先、仙”等韻不諧。

結合字形、押韻及詞義來看，“（恰）”當是“怜”之形讹。手寫“合”“令”二字形近易訛，如S.78V《失名書儀》：“伏以四序將周，一陽肇啓；屬書雲之節，當迎日之佳辰。”（《英藏》1/31B）S.427V《禪門十二時·人定亥》：“一朝落卧黄沙，百年富貴知何在。”（《英藏》1/191B）從字形看，例中“”“”皆爲“合”之手寫。就詞義論，前例中“合”與“佳”相對，其字顯爲“令”之形訛，“令”者，美、善之謂也，句中“令節”與“佳辰”相對，指佳節；後例中“合”，異本BD.7310（鳥10，北8440）作“（令）”（《國藏》96/158），句中當讀爲“零”[[18]](#endnote-18)，“零落”喻指死亡。此二例即“合”“令”形訛之證。

再回到“（恰）”，其字右旁所從“合”亦當爲“令”之形訛，即“恰”當作“怜”，而“怜”爲“憐”的换旁異體，《集韻·先韻》：“憐，《説文》：‘哀也。’或作怜。”[[19]](#endnote-19)讀音上，“憐”《廣韻》音落賢切，屬先韻，可與上揭韻字通押；詞義上，句中“恩憐”與“憮（撫）卹”相對，指關愛、憐惜[[20]](#endnote-20)，爲近義複詞，文獻習見。如《南齊書·豫章文獻王嶷傳》：“臣命違昌數，奄奪恩憐，長辭明世，伏涕嗚咽。”[[21]](#endnote-21)《全唐文》卷七九一劉伸《唐故清河郡張府君夫人安定郡胡氏合祔墓志銘并序》：“女師娘子……春花欲發，秋葉已凋。割慈母之恩憐，痛膝下之寤寐。皇天不祐，夭折妙年。”[[22]](#endnote-22)P.4992《馬軍氾再晟狀》：“父在之日，聞道外有一妻，生弟保保，識認骨肉，恩憐務（矜）恤，漸漸長大成人，與娶新婦。”（《法藏》33/343A）P.2418《父母恩重經講經文》：“熱時太熱爲恩，寒即盡寒爲臺（擡）舉。”（《法藏》13/301A）末例中“恩”即“恩怜”，亦同“恩憐”，可以比勘。由此看來，前揭祭文中“恩”，確當校作“恩怜（憐）”，“九族恩憐”稱頌師兄對親族關愛有加。

五、願親 欽真

P.3214《己巳年八月十一日徒衆法藏等祭安寺主闍梨文》：“惟靈天生慈善，軌範立身。温柔有德，汎愛仁人。投真捨俗，禁護六門。在寺無分毫之闕，葺理實越人倫。爲僧清恪，並無氛氲。釋中碩德，衆內超群。私建塔，事匀均。將謂永霑不替，同佛教而長春。何兮妖禍降墜，善界願親，思之悶絶，合寺咸。今生一棄，彌勒會因。路邊簞笥，請來欽真。”（《法藏》22/180B-）

按：上引祭文中的“”“”“”三字，前賢録文與校注多有歧異。郝春文《唐後期五代宋初敦煌僧尼的社會生活》（下文簡稱“郝著”）依次録作“營”“觸”“啈”[[23]](#endnote-23)。趙大瑩《敦煌祭文整理研究》作“營（蓄？）”“觸”“啈（唪？）”，注云：“蓄”，字形不清。郝著録爲“營”，按文意作“蓄”是；“啈”，依郝著録文，據文意作“唪”是。《校注》（800）作“營”“觸”“”，注云：“”爲“辛”的增旁俗字，指悲痛。《輯注》（538）作“蓄”“觭”“啈（唪？）”，“啈”字注釋與趙文同。

從字形及文意看，“”“”“”三字的釋録，前二字當以郝著爲是，後字《校注》的録文與注釋正確可從。“營私”謂謀求私利，“營私建塔”言寺主自謀資財建造塔寺；“觸事”指事事、凡事，“觸事匀均”稱寺主凡事皆能均平處置；“”爲“辛”的涉義增旁俗字（“辛”屬口味，故增“口”旁），“合寺咸辛”言寺中上下聽聞闍梨去世，皆爲之悲痛。

弄清上述疑難字詞的表意後，再來看“願親”當如何理解。“願親”郝著、趙文、《輯注》均將其屬下讀，作“願親思之悶絶”，後書還校“願”作“眷”；《校注》將“善界願親”獨立爲句，“願”字未作校注。《輯注》以爲“願親”當作“眷親”，與文意較合，但“眷親”爲詞頗爲罕見。竊疑“願”當讀作“怨”，“願”《廣韻》音魚怨切，疑紐願韻；“怨”讀於願切，影紐願韻，二字聲近韻同，可得通借。如S.527《顯德六年（959）正月三日女人社社條》：“右通前件條流，一一丁寧，如水如魚，不得道説事（是）非，更不願者。山河爲誓，日月證知。” （《英藏》2/5B）S.6537V《上祖社條》：“立此條流，如水如魚，不得道東説西，後更不願者。山何（河）爲誓，日月證知。”（《英藏》11/96B）其中的截圖字“”與“”爲同字異寫，寧可、郝春文將其録爲“於”，前例校作“如”，後例未校[[24]](#endnote-24)；余堅録作“相”，認爲“願”應讀同“怨”，“相願”即“相怨”[[25]](#endnote-25)。竊謂後説更切於文意。“相”“於”二字，草書形近易混，上舉社條中的截圖字，究竟當録作“相”還是“於”，需據文意來判定。二字所在文句近似，以前例言之，句中“不得”“更不”所否定的“道説是非”“願”，均是立社後大家不願看到的負面結果。若據前説，録校作“於（如）願”，指符合、達成願望，則跟全句的語境不合；若依後説，録校作“相願（怨）”，指相互埋怨、指責，恰與整句順承而下、逐漸遞增的文勢相合，該句言立條後，社員應如魚水般和諧相處，不得評説是非，更不能相互埋怨。讀來文勢貫通，切於文意。故例中“/願”,當録校作“相願（怨）”，“願”爲“怨”的音近借字。

敦煌文獻中，“怨”亦可借“願”來表示。如S.3491V《破魔變》：“魔王有三女，忽見火（父）王情不樂，遂即同（向）前啓白父王……父王何得苦生憂，甚事怨請煩勿留。爲後（復）憂他國計事，近日容皃漸生愁……下界不知有甚事，請君爲我説來由。”（《英藏》5/111）S.5402《百姓薛延俊等請判憑狀》：“右延[俊]等，早者小有怨懇，敢具狀申，伏蒙阿郎仁慈，特垂勘問，雖承傳旨，未獲判憑。”（《英藏》7/42B）二例中的“怨”皆當讀爲“願”。前例中“怨請”即“願請”，表達請求，爲近義複詞，其句謂（不論）什麽事，請父王不要煩憂。“願請”這一用法，也見於其他文獻，如北涼曇無讖譯《佛所行讚》卷二：“諸長宿梵志，蓬髮服草衣，追隨菩薩後，[願請](file:///C:\Users\admin\AppData\Local\Temp\cbrtmp_sutra_&T=199&B=T&V=04&S=0192&J=2&P=&569230.htm#0_0)小留神。”（《大正藏》4/13B22—23）是其例。後例中“怨懇”即“願懇”，指心願。敦煌文獻即有例，如S.6537V《某慈父與子書》：“敬想男厶乙在彼告（吉）好否？吾及內外親姻男女大少（小）物（惣）得安泰……切莫貪酒市肉，[浪]破錢物，在心䬴飼畜剩（乘），平善早迴，滿吾願懇。”（《英藏》11/95）句中“願懇”，在內容與之極近的Дх.12012中作“心願”（《俄藏》16/20B），是其切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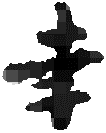
既然“願”“怨”音近，且可相互通借。那麽，將上舉祭文中的“願親”讀爲“怨親”，就音近通假而言應無疑義。從詞義及用例看，“怨親”爲反義複詞，指怨家與親戚，習見於佛教文獻。如東晉瞿曇僧伽提婆譯《增壹阿含經》卷三九：“諸佛無彼此，諸結永已除，平等無二心，此是佛法義……持心向提婆，[怨親](file:///C:\Users\admin\AppData\Local\Temp\cbrtmp_sutra_&T=124&B=T&V=02&S=0125&J=39&P=&66968.htm#0_0)無有異。”（《大正藏》2/762C15—20）P.2160《摩訶摩耶經》卷上末尾題記：“陳至德四年（586）十二月十五日[[26]](#endnote-26)，菩薩戒弟子彭普信敬造《摩訶摩耶經》兩卷，爲十方六道，三界四生，善惡怨親，一相平等。”（《法藏》7/215A）S.3491V《頻婆娑羅王后宫婇女功德意供養塔生天因緣變》：“心行平等，遠近慜（愍）而（如）腹生；意起寬慈，怨親慰同赤子。”（《英藏》5/106）皆其例。由此看來，讀“願親”爲“怨親”，於義較切。就祭文中“善界願親，思之悶絶”句而言，“善界”跟“惡界”相對，指與善心相隨之界[[27]](#endnote-27)，其句言寺主在善界的怨家與親戚，念及寺主便暈倒，形容悲痛之切。因“善界願親”中“親”正處於韻脚（詳下），故當獨立爲一小句，用作下句“思之悶絶”的主語，誦讀時可略作停頓。

“欽真”，郝著照録，趙文從之，並引《説文·匕部》“僊人變形而登天”以釋“真”；《校注》録校作“欽（歆）奠”，注云：“欽，通‘歆’，祭祀時神靈享用祭品的香氣稱‘歆’。”《輯注》録校作“欽（歆）真（旨）”，注曰：“欽真，於義不貫，兹據文義及其他祭文改爲‘歆旨’。”《校注》《輯注》校“欽”作“歆”，合於祭文的用語習慣；但將“真”録作“奠”，或校作“旨”，皆其失韻矣。從押韻看，上揭祭文的韻字依次爲“身（真）、人（真）、門（魂）、倫（諄）、氲（文）、群（文）、均（諄）、春（諄）、親（真）、（真）、因（真）、真（真）”，所押皆屬臻攝的“真”“魂”“諄”“文”四韻。若録“真”作“奠”或校作“旨”，皆於韻不諧。那麽，“真”當據趙文按《説文》的釋義來理解呢？或是另求别解呢？窃謂趙文所注於義未安，“真”當校作“珍”。讀音上，“珍”《廣韻》音陟鄰切，知紐真韻，與“真”（章紐真韻）聲近韻同，可以通借。而且敦煌文獻中二者每常通借，如S.2139《故和尚大祥祭文》：“厥今宏開寶殿，廣闢珍（真）場，啓萬字之金雄，廌（薦）九泉之靈識者，有誰施作？”（《英藏》4/21A）S.2440《八相押坐文》：“長飢不食真（珍）修（羞）飯，麻麥將來便短（斷）終（中）。”（《英藏》4/75A）是其例。詞義上，“珍”可指精美的食物，《禮記·王制》：“八十常珍。”孔穎達疏：“珍，謂常食之皆珍奇美食。”[[28]](#endnote-28)“歆珍”謂（神靈）享用精美食物的香味，如上圖33《己酉年安九祭大阿孃文》：“伏惟[靈]三從備體，四德不虧。於家有節，族內白眉。奈何枕疾，醫藥虚陳。歧傍設祭，請來歆珍。”（《上圖》1/247B）正用“歆珍”，是其切證。可見，校“真”作“珍”，既合於當時的用字習慣，也切於祭文的用語習慣。故上引祭文中的“欽真”當校録作“欽（歆）真（珍）”。

六、**** **** **** ****

P.3214《大唐天復六年哀子蠅子祭河伯將軍、橋道之神文》：“伏惟神不幸蠅子，自生福尠，禍今晨。尊妣逝，葬值此日。所有身衣物，將過往於丘墳。願神歡喜，逐師林。郊邊奉獻，請來降真。”（《法藏》22/181A）

按：例中的“”“”“”“”四字，前賢録文、斷句及校注多有歧異。趙文（300—302）依次録作“很”“終”“法”“門（？）”，相關語句讀作：“伏惟神，不幸蠅子，自生福尠禍很，今晨尊妣逝終葬，值此日所有法身衣物，將過往於丘墳。願神歡喜，門（？）逐師林。”注“很”云：“凶惡，殘忍；暴戾，乖戾。假借爲‘狠’。”《校注》（800）録作“很”“祭”“法”“引”，相關語句斷爲：“伏惟神不幸，蠅子自生，福尠禍很。今晨尊妣逝祭，葬值此日，所有法身衣物，將過往於丘墳。願神歡喜，引逐師林。”《輯注》（539）録作“很”“發”“征”“門”，相關語句點爲：“伏惟神不幸蠅子，自生福尠禍很，今晨尊妣逝發，葬值此日，所有征身衣物，將過往於丘墳。願神歡喜，門逐師林。”並注“很”爲“甚”。上引三家録文中，除趙文將“”録作“終”可取外，其餘恐皆未確；其斷句、注釋也多未穩。

結合字形及文意看，“”當爲“侵”之俗訛。俗寫“侵”左旁的“亻”或作“”形，如S.223《天王文》：“我等諸王，已（以）誓願力，不令擾……使兵賊不，萬姓安樂。”（《英藏》1/88）[[29]](#endnote-29)BD.4040（麗40，北8671）《八相成道變文（擬）》：“****晨便至門守（首），邀請上殿，對説因由。”（《國藏》55/155）是其例。“”便是在“”這種俗寫的基礎上，經由“****”訛變而來，即其右部所從“”中間的“冖”先訛省爲“一”而寫作“”，然後草寫連筆成“”，再將其與左部的“”緊密結合便成“”。“侵”謂逼近、來臨，如S.2073《廬山遠公話》：“若也老、病來侵，白髮無緣再黑。”（《英藏》3/270A）S.530《鉅鹿索法律和尚義辯墓誌銘》：“懸蛇之疾俄侵，風樹之悲窀（頓）及。”（《英藏》2/14）P.2226V《燃燈號》：“既而歲侵鍾（鐘）漏，日逼（桑）榆。”（《法藏》9/253B）皆其例。“禍侵”謂災禍逼近、降臨，如唐大中三年（849）《魏仲連墓誌》：“噫！不延永壽，禍侵室幃，又揜玄夜，今則祔從。”[[30]](#endnote-30)“禍侵室幃”言災禍降臨內室，隱喻誌主妻室亡故。敦煌碑銘讚、祭文中也有不少與“禍侵”類似的表達，如P.3556《周故南陽郡娘子張氏墓誌銘并序》：“娘子將料永居香閣，倏然成奔月之人；逝水來侵，欻爾作幽泉之客。”（《法藏》25/255B）P.4640《翟家碑》：“豈謂風燈運促，黄雄之祟妖侵。手足長辭，痛鶺鴒之失羽。”（《法藏》32/254A）P.2482《晉故歸義軍管內衙前都押衙南陽張府君邈真讚并序》：“將謂遐泰，禄位不移。何兮逝速，禍魅來追。”（《法藏》14/253A）P.3214《己巳年八月十一日法藏等祭安寺主文》：“何兮妖禍降墜，善界願（怨）親，思之悶絶，合寺咸。”（《法藏》22/180B）上舉例中“逝水來侵”“祟妖侵”“禍魅來追”“妖禍降墜”等，皆謂災禍、妖魅降靈，喻指某人亡故。由是可知，“禍侵今晨”實謂災禍降臨今晨，隱喻尊妣逝去。

“”，從夕、冬聲，當是“”之俗訛（左部“歹”訛爲“夕”），而“”又爲“終”的後起區别文，故趙文所録是。“逝終”爲同義複詞，指去世。如隋大業十二年（616）《段世琳墓誌》：“烏吁可念，永絶人倫。一旦逝終，魂零（靈）異路。”[[31]](#endnote-31)是其例。

“”，就字形論，確似“征”之手寫，但與“法”相去較遠；然不論“征”還是“法”，皆與文意不合。仔細辨認，其字從氵從公，實爲“㳂”之手寫。而“㳂”又爲“沿”字篆文的隸變體，“”小篆作“”，隸定作“”，秦漢古文字及魏晉隋唐楷書中，“”旁多寫作“公”形[[32]](#endnote-32)。《干禄字書·平聲》：“，上通下正。”注云：“並同。”[[33]](#endnote-33)是其證。故“身”即“沿身”，指隨身，文獻習見。如中村139《搜神記》“梁元皓、段子京”條：“子京曰：‘弟來蒼恾（忙），身更無餘物。’遂乃解靴縚一雙，奉上兄爲信。”（《中村》中/330）P.3627《漢將王陵變》：“領將陵母，髡髮齊眉，脱却身衣服，與短褐衣，兼帶鐵鉗，轉火隊將士解悶。”（《法藏》26/144A）例中“身”“身”，皆即“沿身”，可以比勘。上引祭文中“所有（沿）身衣物”，指逝者所有隨身的衣物。

“”，字形確與“門”“引”近似，但二字於義不合。竊謂其字爲“行”之草寫。“行”字草書多作“”形，如P.3808《長興四年中興殿應聖節講經文》：“承萬乘之寵光，六宫之惠愛。”（《法藏》28/122B）P.3234V《壬寅年正月一日已後直歲沙彌願通手上諸色入曆》：“麥兩碩五斗、粟肆碩五斗，二月六日、七日沿像散施入。”（《法藏》22/240B）S.1438V《書儀》：“承欲西化，不久當，漸近招提，應數刀簡。”（《英藏》3/20A）P.3718《和尚程政信邈真讚并序》：“俊忝時友，聊陳數。以俟他日，歸依法王。”（《法藏》27/103A）此所舉各例中的截圖字皆“行”之草書，上引祭文中的“”即由此連筆而寫成。“行逐師林”言希望神能相隨前往師林。

明白“”“”“”“”四字當録作“侵”“”“沿”“行”後，再來看祭文的斷句。敦煌祭文多是押韻的，上引祭文中可確定爲韻字的有“晨（真）、墳（文）、真（真）”三字，屬臻攝真、文二韻。此外，“日”“林”亦可能爲韻字。“日”爲質韻，真（jen）、質（jet）二韻爲陽入對轉，即主要元音相同，僅韻尾有“-n”與“-t”之别，二者音近，可以通押。“林”爲深攝侵韻（jem）[[34]](#endnote-34)，唐五代西北方音中臻（-n）、深（-m）二攝之字或有混同，如S.3491V《破魔變》：“我捨慈親來下界，情願將心（身）作夫妻。”（《英藏》5/112）[[35]](#endnote-35)S.4571《維摩詰經講經文》：“休向頭頭作妄緣，直須處處行真（斟）酌。”（《英藏》6/146B）二例中“身”“真”爲臻攝真韻（-n），“心”“斟”爲深攝侵韻（-m），“心/身”“真/斟”兩組的通借，説明真、侵二韻音近，故“林”亦當爲韻字。綜上可知，上引祭文中的韻字有“晨、日、墳、林、真”五字，屬“真、文、質、侵”四韻通押，體現了當時當地的語音特點。正是藉助於這些韻字，我們才可能對本篇祭文重新作出較爲穩妥的斷讀（參上引文例）。

七、****

P.3491V1《壬子年十一月二日比丘尼真浄、真惠等祭薛闍梨文》：“伏惟靈四禪恒湛，六度常規；導引無倦，舟接忘疲。伽藍，善運擢（權）機。將冀恒爲物望，久住世間。豈謂浄土業成，掩（奄）歸極樂。”（《法藏》24/336B）

按：“”，《校注》（804）録作“楫活”；楊文（163）録作“修治”；《輯注》（543）録作“修活”。從字形看，“”爲“”的手寫，“”又“揖”的俗字[[36]](#endnote-36)，《龍龕手鏡·手部》：“，伊入反。—讓也，進也。”[[37]](#endnote-37)其中“”亦“揖”的俗字。“”爲“治”的草寫，楊文所録是。據字形，“”當録作“揖治”；按文意，“揖”則應讀爲“葺”。讀音上，“揖”與“葺”皆從“咠”得聲，中古均屬緝韻，但其聲（前者爲喉音影紐，後者係齒頭音清紐）相隔較遠[[38]](#endnote-38)。考慮到“扌”“木”二旁手寫混同不分，如上引祭文中從木的“機”和“極”分别作“”與“”，其形皆寫從“扌”，故“”或許更當録作“楫”[[39]](#endnote-39)。“楫”（精紐緝韻）與“葺”韻同、聲極近（唯有送氣、不送氣之别），自可通借。“楫治”即“葺治”，指修理、整治，文獻習見。如北魏賈思勰《齊民要術·雜説》：“蠶農尚閑，可利溝瀆，葺治牆屋；修門户，警設守備，以禦春饑草竊之寇。”[[40]](#endnote-40)P.4660《管內都僧政故曹僧政邈真讚》：“旋歸本群（郡），誓傳講説。葺治伽藍，繩愆有截。”（《法藏》33/23）S.2607《曲子詞抄·菩薩蠻》：“常慚血怨居臣下，明君巡幸恩霑灑。差匠見修宫，謁（竭）誠無有終。奉國何曾睡，葺治無人醉。”（《英藏》4/114A）上舉《邈真讚》中“葺治伽藍”與前揭祭文中“伽藍”的表述近似，可證“”即“楫治”，當作“葺治”。末例中“葺治”，《漢語大詞典》釋爲“治理”，從前文“差匠見修宫”看，“葺治”實指修建（宫殿）[[41]](#endnote-41)，與上舉各例中該詞義同。

八、

P.3967V《祭文》：“將謂壽等於松筠，何忽彫折於春䕜。藥不及兮膏肓，魂散飛兮蒿里。上蒼不任（仁），□（降禍）何深。春光已謝，夏日藏陰。……帷帳翻爲****，寵樂迴作悲吟。”（《法藏》30/296B）

按：例中“****”“****”二字（後字左下殘損），《校注》（809）録作“德（？）”，《輯注》（548）作“懷慕”，注云：“此二字原卷不清，首字僅存右半部分，次字僅存草字頭，兹據文意擬爲‘懷慕’，與‘悲吟’”對舉。從字形看，“****”與“德”“繐”的行書頗近；“****”字上從“艹”；就文意論，此二字當與“帷帳”義近，但施用場合有别，即後者用於喪葬祭奠的情境，以此頗疑其字當是“繐幕”的手寫。“繐”指細而疏的麻布，“幕”即帷帳，“繐幕”謂祭奠的靈帳，因用細而疏的麻布製成，故稱。如《文苑英華》卷三〇五載裴説《哭處默上人》詩：“凄凉繐幕下，香吐一燈分。……泣罷重回首，暮山鍾半聞。”[[42]](#endnote-42)宋文瑩《湘山野録》卷中：“安鴻漸有滑稽清才，而復内懼。婦翁死，哭於柩，其孺人素性嚴，呼入繐幕中詬之曰：‘汝哭何因無淚？’漸曰：‘以帕拭乾。’”[[43]](#endnote-43)明黄洪憲《碧山學士集》卷七《同年合祭諸白川文》：“今夕何夕，臨風漬奠。丹旐摇摇，繐幕連連。陳酹者誰，是公同年。”[[44]](#endnote-44)皆其例。“繐幕”，敦煌願文中習用“繐帳”來表示，如P.2044V《釋門文範》：“嗟一鳳之長辭，痛雙鸞之失侣。嗚呼！寂寂賓堂，芳筵徒在；寥寥繐帳，日日空懸。”（《法藏》3/131A）S.2832《文樣·三周》：“孝等懷恩罔極，禮制有期；茅苫欲除，繐帳將卷。”（《英藏》4/238）“繐帳”義同“繐幕”，可資參證。

九、**** ****

P.4043《祭師僧文》：“維（惟）靈立身素節，早悟苦空。落髮，深棄煩籠。五乘八藏，無不該通。”（《法藏》31/29B）

按：例中“”“”二字（後字左下殘損），趙文（305）録作“髫歲（齔？）”，《校注》（810）作“聆□”。從字形看，“”左旁所從似“耳”，右旁所從似“丘”。俗書“耳”“身”二旁形近易混，習見的如“職”作“軄”、“耽”作“躭”等，另如《龍龕手鏡·身部》（161—162）載“聆”作“”、“聊”作“”、“”作“****”、“聹”作“”、“聵”作“”、“聒”作“”等，皆“耳”旁俗訛作“身”旁者。而“身”旁俗寫又與“馬”旁形近訛混，如“騁”作“”“”“”，北魏《宋京墓誌》：“足驤首。”[[45]](#endnote-45)BD.9520V1（殷41）《詩二首》：“世間不等實堪悲，翼鵷鸞逐雀飛。”（《國藏》106/50B）《龍龕·身部》：“，丑領反。”（161）“丑領反”爲“騁”的讀音，“”即“騁”之俗訛[[46]](#endnote-46)。因此，上引祭文中的“”應爲“駈”的俗訛，而“駈”又是“驅”的换聲旁俗體，《玉篇·馬部》：“驅，丘于切，逐遣也，隨後也，驟也，奔馳也……駈，同上，俗。”[[47]](#endnote-47)“”左下殘，結合字形輪廓及文意來看，其字當是“烏”字俗書之殘。“烏”俗寫多作“”“”形[[48]](#endnote-48)，其典型特徵爲頭部的横畫不封口，“”應即這種寫法的殘損。故“”可録作“驅烏”，指驅趕烏鴉。如姚秦弗若多羅共羅什譯《十誦律》卷二一：“時長老阿難親里二小兒走詣阿難，阿難以殘食養畜。佛知故問阿難：‘是誰小兒？’答言：‘是我所親。’佛言：‘何以不出家？’阿難報言：‘佛結戒：不滿十五歲人，不應作沙彌。是二小兒不滿十五歲。’佛問阿難：‘是二小兒能驅僧食上烏未？’答言：‘能。’佛言：‘從今聽能[驅](file:///C:\\Users\\admin\\AppData\\Local\\Temp\\cbrtmp_sutra_&T=1498&B=T&V=23&S=1435&J=21&P=&236410.htm" \l "0_0)[烏](file:///C:\Users\admin\AppData\Local\Temp\cbrtmp_sutra_&T=1498&B=T&V=23&S=1435&J=21&P=&236410.htm#0_0)作沙彌，最下七歲。’”（《大正藏》23/151B24—C1）因而佛教律文中又稱七至十三歲的出家少年爲“驅烏沙彌”，如東晉佛陀跋陀羅共法顯譯《摩訶僧祇律》卷二九：“沙彌有三品：一者從七歲至十三，名爲[驅烏](file:///C:\Users\admin\AppData\Local\Temp\cbrtmp_sutra_&T=1488&B=T&V=22&S=1425&J=29&P=&23648.htm#0_0)沙彌。”（《大正藏》22/461B9—10）因年少出家的沙彌，只能承擔“驅趕食上烏鴉”之事，後人遂以“驅烏”代稱七至十三歲的少年時期。如唐義浄《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》卷下：“苾芻貞固律師者……俗姓孟，粵以[驅烏](file:///C:\Users\admin\AppData\Local\Temp\cbrtmp_sutra_&T=2144&B=T&V=51&S=2066&J=2&P=&684016.htm#0_0)之歲，早藴慈門；總角之秋，棲心慧苑。”（《大正藏》51/10B15—16）P.3821悟真《緇門百歲篇》：“壹拾辭親願出家，手攜經榼學煎茶。驅烏未解從師教，往往拋經摘草花。”（《法藏》28/185B）是其例。由是可知，上引《祭師僧文》中“落髮”即“驅烏落髮”，謂師僧少年即剃髮出家。

上文中，我們對九篇敦煌祭文中的十五則疑難字詞作了較爲詳實的校考，主要涉及字形的俗訛、語音的通借及祭文的押韻。其中多著意於從押韻的角度來校釋疑難字詞，藉此强調校理祭文等韻文類作品時，不論録文或斷句，均須注意是否“合韻”，以此來衡量我們整理的文本，即可避免一些不該出現的疏誤。

1. \* 本文係國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標項目“5—11世紀中國文學寫本整理、編年與綜合研究”（編號：16ZDA175）、上海市教委科研創新計劃資助項目“敦煌文獻通假字匯纂”（編號：2017-01-07-00-07-E00054）的階段性成果。初稿（僅第二、四、五、六、七條）曾在“寫本學國際學術研討會暨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2018年理事會”上宣讀，承蒙業師張涌泉教授與張永强、趙鑫曄二位先生惠示寶貴意見；後增寫第一、三、八、九條，友生傅及斯通讀了全文，對“戒津”條釋義有所指正，謹此一併致謝。文中錯誤由本人負責。 [↑](#endnote-ref-1)
2. 學界有關祭文的校録整理，主要有趙和平：《敦煌寫本書儀研究》（限於“凶書儀”中所涉祭文樣本），新文豐出版有限公司，1993年，第335—355、588—593頁；寧可、郝春文：《敦煌社邑文書輯校》（限於社祭文），江蘇古籍出版社，1998年，第683—699頁；趙大瑩：《敦煌祭文及相關問題研究——以P.3214和P.4043兩件文書爲中心》（簡稱“趙文”），《敦煌吐魯番研究》第11卷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8年，第297—334頁；鍾書林、張磊：《敦煌文研究與校注》（簡稱“《校注》”），武漢大學出版社，2014年，第201—206頁、第749—825頁；楊寶玉：《敦煌文書中所存尼僧祭文校考》（簡稱“楊文”），《形象史學研究》2015年第2期，第161—173頁；劉傳啓：《敦煌喪葬文書輯注》（簡稱“《輯注》”），巴蜀書社，2017年，第510—601頁。本文引用祭文的整理本，徑於相應的簡稱後括注引文頁碼，如“《校注》（780）”表示引文見於《敦煌文研究與校注》第780頁，其餘類推。 [↑](#endnote-ref-2)
3. 本文引用敦煌文獻皆於引文後括注其出處，如“《法藏》16/267A”表示所引內容見於《法藏敦煌西域文獻》（簡稱《法藏》，34册；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5—2005年）第16册267頁上欄，其餘類推。文中引用的其他敦煌圖録爲：《英藏敦煌文獻（漢文佛經以外部份）》（簡稱《英藏》；14册），四川人民出版社，1990—1995年；《上海圖書館藏敦煌吐魯番文獻》（簡稱《上圖》，4册）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9年；《浙藏敦煌文獻》（簡稱《浙敦》，1册），浙江教育出版社，2001年；《國家圖書館藏敦煌遺書》（簡稱《國藏》，146册）；北京圖書館出版社，2009—2012年；《台東区立書道博物館所蔵中村不折旧蔵禹域墨書集成》（簡稱《中村》；3册），日本文部科学省科学研究費特定領域研究〈東ァジア出版文化の研究〉总括班，2005年。 [↑](#endnote-ref-3)
4. 更多的舉例及詳細的論證參拙文《辭書疑義辨析五則》之“欀”條（《古代漢語大型辭書編纂問題研討會會議論文集》，上海，2018年11月24—25日，第256—259頁），此不贅。 [↑](#endnote-ref-4)
5. 此例引自梁春勝：《楷書異體俗體部件例字表》（未刊稿）；圖版見北京圖書館金石組編：《北京圖書館藏中國歷代石刻拓本匯編》第10册，中州古籍出版社，1989年，第17頁。 [↑](#endnote-ref-5)
6. 此例引自黄征：《敦煌俗字典》“柔”條，上海教育出版社，2005年，第340頁。 [↑](#endnote-ref-6)
7. [南朝梁]蕭統編，[唐]李善注：《文選》，中華書局，1977年，第768頁。本文引傳世典籍，首次徵引詳注出處，再次引用徑於引文後括注其頁碼。 [↑](#endnote-ref-7)
8. 參見《漢語大詞典》第4册“柔範”條，漢語大詞典出版社，1989年，第952—953頁。 [↑](#endnote-ref-8)
9. [唐]姚思廉：《梁書》，中華書局，1973年，第157頁。 [↑](#endnote-ref-9)
10. “《大正藏》52/828C17—18”指大正新修大藏經刊行會編《大正新脩大藏經》（大藏出版株式會社，1988年）第52册828頁下欄17至18行，下仿此。 [↑](#endnote-ref-10)
11. 此例引自梁春勝：《楷書異體俗體部件例字表》（未刊稿），圖版見北京圖書館金石組編：《北京圖書館藏藏中國歷代石刻拓本匯編》第8册，第135頁。 [↑](#endnote-ref-11)
12. 此例引自黄征：《敦煌俗字典》“缺”條，第333頁。 [↑](#endnote-ref-12)
13. “《中華藏》57/525A”指中華大藏經編輯局編《中華大藏經》（中華書局，1993年）第57册525頁上欄，下仿此。 [↑](#endnote-ref-13)
14. [宋]贊寧撰，范祥雍點校：《宋高僧傳》，中華書局，1987年，第144頁。 [↑](#endnote-ref-14)
15. 楊志飛：《贊寧〈宋高僧傳〉研究》，巴蜀書社，2016年，第414頁。 [↑](#endnote-ref-15)
16. 吴鋼主編《全唐文補遺》第九輯，三秦出版社，2007年，第422頁。 [↑](#endnote-ref-16)
17. 河村照孝編集《卍新纂大日本續藏經》，株式會社中國書刊行會，1975—1989年，第41册347頁下欄。此例承友生傅及斯檢示。 [↑](#endnote-ref-17)
18. 句中“合”，任半塘：《敦煌歌辭總編》徑改作“冷”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7年，第1349頁；郝春文主編：《英藏敦煌社會歷史文獻釋録》第2卷校作“命”，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，2003年，第314頁。按：兩家校改，於義均未安。 [↑](#endnote-ref-18)
19. [宋]丁度等編：《集韻》，中華書局影印《宋刻集韻》，2005年，第47頁。 [↑](#endnote-ref-19)
20. “恩憐”，《漢語大詞典》（第7册，1991年，第499頁）釋作“加恩垂憐”，似不確。 [↑](#endnote-ref-20)
21. [梁]蕭子顯：《南齊書》，中華書局，1972年，第415頁。 [↑](#endnote-ref-21)
22. [清]董誥等編：《全唐文》，中華書局，1983年，第8289頁上欄。 [↑](#endnote-ref-22)
23. 郝春文：《唐後期五代宋初敦煌僧尼的社會生活》，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，1998年，第387頁。 [↑](#endnote-ref-23)
24. 寧可、郝春文輯校：《敦煌社邑文書輯校》，江蘇古籍出版社，1997年，第25、56頁。 [↑](#endnote-ref-24)
25. 此據友生余堅爲本人主持的“敦煌文獻通假字匯纂”項目搜集的實例。 [↑](#endnote-ref-25)
26. 十二月十五日，寫卷原作“十二十√月十五日”，“十”“月”互倒而以“√”號乙正，後一“十”字衍，此徑録正。 [↑](#endnote-ref-26)
27. 如劉宋求那跋陀羅譯《雜阿含經》卷十六：“云何衆生常與界俱？謂衆生行不善心時與不[善](file:///C:\\Users\\admin\\AppData\\Local\\Temp\\cbrtmp_sutra_&T=98&B=T&V=02&S=0099&J=16&P=&669634.htm" \l "0_3)[界](file:///C:\Users\admin\AppData\Local\Temp\cbrtmp_sutra_&T=98&B=T&V=02&S=0099&J=16&P=&669634.htm#0_3)俱，善心時與[善](file:///C:\\Users\\admin\\AppData\\Local\\Temp\\cbrtmp_sutra_&T=98&B=T&V=02&S=0099&J=16&P=&669634.htm" \l "0_4)[界](file:///C:\Users\admin\AppData\Local\Temp\cbrtmp_sutra_&T=98&B=T&V=02&S=0099&J=16&P=&669634.htm#0_4)俱，勝心時與勝界俱，鄙心時與鄙界俱。”（《大正藏》2/115A6—9） [↑](#endnote-ref-27)
28. [漢]鄭玄注，[唐]孔穎達正義《禮記正義》，清阮元校刻《十三經注疏》本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7年，第1346頁。 [↑](#endnote-ref-28)
29. 此例引自黄征：《敦煌俗字典》“侵”條，第325頁。 [↑](#endnote-ref-29)
30. 圖版見北京圖書館金石組編：《北京圖書館藏中國歷代石刻拓本匯編》第32册，第31頁。 [↑](#endnote-ref-30)
31. 録文見王其禕、周曉薇：《隋代墓誌銘彙考》第5册，綫裝書局，2008年，第318頁。 [↑](#endnote-ref-31)
32. 張涌泉：《敦煌俗字研究》下編《敦煌俗字彙考》“”“沿”條，上海教育出版社，2015年第2版（1996年初版），第369—370、536頁；梁春勝：《楷書部件演變研究》“公（）”條，綫裝書局，2012年，第313—314頁。 [↑](#endnote-ref-32)
33. 施安昌編：《顔真卿書〈干禄字書〉》，紫禁城出版社，1990年，第25頁。 [↑](#endnote-ref-33)
34. 此處於“真”“質”“林”後括注的擬音，乃據邵榮芬先生所擬。 [↑](#endnote-ref-34)
35. “心”，異本P.2187（《法藏》8/179）作“身”。 [↑](#endnote-ref-35)
36. “咠”旁俗寫多作“”形，與“胥”旁俗寫混同無别。參張涌泉：《敦煌俗字研究》（第2版），第377頁。 [↑](#endnote-ref-36)
37. [遼]行均編：《龍龕手鏡》，中華書局，1985年，第216頁。 [↑](#endnote-ref-37)
38. 傳世文獻中“揖”可與“輯”相通（參高亨纂著，董治安整理:《古字通假會典》，第700頁），其聲紐分屬影、從，與“揖”和“葺”的關係近似，然則此二字似亦可通，但也不能排除其中“揖”爲“楫”字形訛的可能。 [↑](#endnote-ref-38)
39. 此説蒙張永强先生賜告。 [↑](#endnote-ref-39)
40. [北魏]賈思勰著，繆啓愉校釋：《齊民要術校釋》，中國農業出版社，1998年，第233頁。 [↑](#endnote-ref-40)
41. 羅竹風主編：《漢語大詞典》第9册，1992年，第459頁。按：《大詞典》“葺治”下第1、3兩個義項爲：①治理。引本例爲始見書證。③修建。引清惲敬《陳白沙先生祠堂記》爲證。S.2607中“葺治”實指“修建”，故義項①下所引本例當移至義項③下作首例。 [↑](#endnote-ref-41)
42. [宋]李昉等編：《文苑英華》，中華書局，1966年，第1562頁。 [↑](#endnote-ref-42)
43. [宋]文瑩：《湘山野録》，中華書局，1984年，第25頁。 [↑](#endnote-ref-43)
44. [明]黄洪憲：《碧山學士集》卷七，明萬曆刻本，葉二十九。 [↑](#endnote-ref-44)
45. 此例引自梁春勝：《楷書異體俗體部件例字表》（未刊稿），圖版載趙君平、趙文成《秦晉豫新出墓誌蒐佚》第1册，國家圖書館出版社，2012年，第28頁。 [↑](#endnote-ref-45)
46. 參張涌泉：《漢語俗字叢考》，中華書局，2000年，第1013—1014頁。 [↑](#endnote-ref-46)
47. [南朝梁]顧野王著，[宋]陳彭年等增訂《大廣益會玉篇》，中華書局，1987年，第108頁。 [↑](#endnote-ref-47)
48. 此二形參黄征：《敦煌俗字典》“烏”條，第428頁。 [↑](#endnote-ref-48)